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36/1*
12 September 198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十六届会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1981年9月

* 这是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的提前分发本，以后将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号》(A/36/1)印发。

81/22970

去年发生了新的危机但是令人鼓舞的事情却不多。世界形势转变是意料不到的，有时是凶险的，制造了国际关系中新的紧张，使原有的问题更形恶化。面对这个局势而表示关切是正确恰当的态度。不过我们应该记住，在人类事务上，变动和紧张是难免的；其实，联合国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体制结构，通过这个体制结构，这种紧张局势的性质和所牵涉的种种问题可以在文明和平的方式下指定提出审议，以便采取及时、协同一致的有效步骤，在紧张局势演变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之前设法解决。

过去一年间，国际形势演变的主要特点已是尽人皆知的了。东西方的关系又再度陷入严重的紧张局面。军备竞赛，特别是在核武器领域内的竞争，还在照样继续。这不但对人类生存是一个长期的威胁，并且对人力和其他重要资源也是无可估计的浪费。有一些关键性的争执与脆弱的世界和平息息相关、危如累卵，这些争执仍然没有解决，继续导致暴力令人沮丧。为配合当前的现象，设计全球性经济解决办法的努力依然毫无进展，而贫穷和经济灾难威胁着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暴力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

这是一幅晦暗的画面，各国政府是完全知道的。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并不缺乏解决的建议。人类从来没有这么多种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办法。但明显的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和选择那些办法来解决问题却仍然存在着难以妥协的歧见，尤其因为这些问题有许多牵涉到严重的利益冲突，若要以协同一致和普遍接受的方式来克服这些冲突需要以有创造性的政治家手腕作出最大的努力。因此，对联合国而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借助我们的了解和知识，在问题恶化到不可收拾之前，及时采取共同行动，按部就班地以和平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

三

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将近10年，回顾这段时间，在许多领域中毫无疑问是有了进步，有一些特定的危机，包括人道性质的紧急事件，也确已解决。但是，一些大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更为严重，尽管在避免其中的一些问题扩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上得到了成果。

十年前，国际局势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极具破坏性的印度支那战争，似乎无法以谈判的方式和在联合国的组织内加以解决。此外，这个战争也使大国间的关系恶化，使国际生活中其他许多方面受到不利的影晌。在南亚次大陆地区，战争一触即发，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人道性危机。那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在联合国中仍然没有席位。在中东、塞浦路斯、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问题方面，寻求基本解决的努力仍在继续，但早日成功的希望不大。其中两个发生实际冲突地区是因联合国布署维持和平部队而能控制。对于各个领域内的裁军，有各种的努力。世界的经济局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亦称南北对话——正是我们力求解决而同时感到焦虑的一个方面。

从那时以来，世界局势及其组成部分发生了许多起伏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联合国中取得其合法的席位。我们把极大的希望放在缓和的进程上。南亚次大陆的战争之后，该地区的关系改善，联合国在孟加拉国的大规模救济活动成效不断增加。

1973年，中东战争不但使中东本身的均势发生重大的改变，也使东西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的考验。东西之间的关系最后还是维持了下来。中东战争又助长了世界经济局势的巨大改变并且无可置疑地证实了联合国确是一个处理危机和控制冲突的机构。这次战争也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工作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动力。在整个期间，中东一直是国际社会忧虑和关注的中心。

1974年，塞浦路斯的政变和后来发生的事件根本改变了岛上的局势但却完

全没有解决问题。自那时起，联合国一直是进行调解与维持和平的中心力量。

1975年，印度支那的战争终于结束，剩下的是充满政治、人道和经济问题的一片废墟，到今天，许多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

自黎巴嫩在1975年发生内战以来，它的情况发展成为国际上的一大悲剧。1978年，该地发生暴力事件而最后发展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干涉，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随之产生，而联合国就此更为密切地介入黎巴嫩问题。直到目前为止，黎巴嫩的局势仍然是联合国的一件时时关心的大问题。

1979年，印度支那的事件，特别是柬埔寨问题，制造了新的紧张局势。尽管通过联合国机构作出一切努力，紧张局势仍然无法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在更广的国际范围中引起了最严重的反应，发生在阿富汗。美国在伊朗的人质问题为国际社会带来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今年一月间终于获致解决。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是1980年9月开始的，到目前为止，仍然拒绝让联合国和其他国家集团为其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

葡萄牙的殖民地于1974年获得独立，津巴布韦在1980年独立，使非殖民化的过程近于结束。尚待解决的大问题就是纳米比亚的独立，这一直是并且仍旧是各方全力寻求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促进裁军的努力在这段期间继续进行，在1978年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中达到了一个高潮。与这种努力平行的是在联合国系统外进行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虽然如此，这个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时时关注的中心问题。在所有其他问题之上，裁军问题隐然是我们过渡到一个新的、比较安全的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障碍。在设法达成军备控制协定上确实遭遇到困难，虽然目前似仍在设法寻求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新基础和进行关于武器系统的谈判。

在人道主义方面，联合国系统曾带头进行了应付几项大规模紧急事件的斗争，只提几项主要的任务，就包括孟加拉国、萨赫勒、非洲和印度支那难民和柬埔寨的

危险局势。 无数人命在这种努力下获得救护，这种任务所遭遇到的困难突出地表现了国际社会有能力救助战争与灾难的受害者，同时也带给他们希望。

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人权原则设法变成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是在界定正当国际事务领域方面一个重大的新发展。 国际社会表现出越来越重视维护人权。 全世界各地人士和各国人民都期望联合国采取有效行动保证人权的实现，并采取措施防止侵害人权的情事。 秘书长的斡旋也变成一项必要而宝贵的工作，作为各种促进和维护人权的机构和办法的补充。

自从在1972年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联合国加紧发挥比较新的一种作用，就是把知识和专门人才集中用来解决主要由于技术革新而产生的全球性新问题。 从那时起，陆续举行了许多世界会议，分别讨论人口、粮食、水源和能源等问题，一方面也对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和地位问题加倍努力。

1974年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订出十分复杂的新指标，以期国际社会努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出来的新世界作出令人满意的经济安排。

对于海洋法方面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为了缔结一项全面性的条约，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得到非凡的成绩，但还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这个问题，对人类的经济愿望极为重要，而且最近的事实证明它对于和平与秩序也至关重要。 这项条约的工作遇到若干困难至今无法完成，我希望这些困难能够早日克服。

我在上面简略地回顾了过去十年的一些重要事情，来提醒注意我们面临的问题性质复杂，种类繁多，但有一种令人鼓午的情形，虽然许多问题仍旧难以解决，虽然我们遭遇各种挫折和障碍，不断埋怨，我们还是有了进展，有所革新。

三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时代的各种具体问题以外，人类面临着一些独特的因素。 我们要想稳着方向，推进这项艰巨的任务，建立一种大致合理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

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因素是科学和技术变革造成的。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逐渐认识到科技变革如何改变了人类的状况。过去十年，联合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促使人们注意这些问题。

第一个因素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这类武器，只需要目前存量的一小部分，就能毁灭我们的社会与文明。

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的激增。人口的激增对环境和社会结构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到了下一代，就很可能对二者造成致命的损害。同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个情形是，我们处于工业时代，过于依赖不可再生的原料，目前尚未研究出适当的代用品，却随便大量消耗这类原料。

第三个因素是通讯方面发生变革的影响。这种变革在短短的时限之内，使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发生接触，虽然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里，却互不相容不大懂得如何共处。以前有一位秘书长形容这种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被迫生活在一个世界里。

以后我还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些现象在某些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现象都指出，而且迫切地指出，我们需要倍加努力，更坚决努力，使各个国际机构发生作用以免跌进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万劫不复。

联合国如何正面应付当代这些重大的挑战呢？我必须说，我们尽管努力，尽管有不容置疑的诚意，联合国还不能够做到破除以前步调缓慢的时代的政治习惯和态度，坚决地处理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新因素。我们口口声声表示忧虑，表示诚意，但还没有采取行动对付我们真正面临的明显问题。

有人往往认为，联合国只是一场杂耍，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真正工作是在别处进行。我认为这是一种目光如豆的态度。在世界战祸结束后把联合国建立起

来的，是一批实事求是的人。当时他们就认识到，这场战祸的起因是未能吸收过去的教训。他们知道，我们也应当记得，和平时期的晴朗天气在瞬息间突然就会变成狂风暴雨，特别是在目前，现代技术加速了因果的连锁反应。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保护和防卫的体制，使我们脆弱的议会免受这种狂风暴雨的侵袭，更需要本着克制和折衷的精神，来审慎而公平地管理地球上的资源。尽管联合国有各种缺点，到目前为止，它是最适合担当这个重任的现有机构。我们需要发展和加强联合国，而不应打击和讥讽联合国。在促进地缘政治改革过程，减少改革过程中的磨擦和争执、诊断全球性的弊病和研拟解决弊病办法等方面，联合国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事实上，在和平与安全方面，联合国主要是在发生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往往发挥应有的作用。在那短暂的时刻，只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办法，各方决心合力扭转危局，才暂时消除他们对国际机构的怀疑。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我们迫切需要将联合国发展成为一个远比目前更有系统、更有条理的、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以期改善和管理各方面的国际关系。唯有这样，人类互相依存以及人类社会合并为一个世界的不可逆转的新趋势，才能在人类事务中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力量。

四、

我在开头说过，过去一年，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整个局势趋于紧张，具体国家间的关系也极其紧张。东西关系中出现的挫折和若干未解决的区域冲突构成了一种危险的结合。因此联合国把自己工作的主旨放在设法解决或遏制这些冲突方面。

中东局势由于盘根错节，关系复杂，仍然是整个国际社会主要关心的所在，事实上其中蕴藏着可能危及世界和平的爆炸性冲突。遗憾的是，过去一年几乎没有看到什么迹象说明大家在争取通盘解决方面取得了进展。这种通盘解决也许以能够

保证该区域内所有国家和人民均享有和平与公正的未来。事实上，本来就已经复杂的局势，又因为一系列严重并且往往是使用暴力的事态发展，而变得更加复杂。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袭击、黎巴嫩境内和周围持续出现的暴力循环（最近又告升级，并且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这一切都突出地说明由于在争取通盘解决方面没有取得进展而内在地蕴含着种种危险。

黎巴嫩当前的悲剧生动有力地提醒大家走谈判这条道路的绝对必要性，不管这条道路可能有多么陡峭崎岖。最近安排的停火是一个不能坐失的良机，因为这种机会将不会轻易地再次出现。只要由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谈判解决不了构成这个问题的基本因素，到头来什么停火行动、维持和平的行动或者其他遏制冲突的权宜之计都不能防止新的暴力行动的爆发。在此我要向联黎部队的官兵们致敬，因为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在黎巴嫩南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起了控制冲突的重要作用。

随着更加尖端的攻击性武器的取得，一场接着一场发生的暴力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愈发具有破坏性，同时也更加难以控制。只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可以注意到核武器的幽灵已经隐隐约约地出现在这个地区。

联合国从1948年以来就一直以实际的方式从事于控制中东冲突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努力，中东局势无疑会比现在的实际情况远远地更加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本组织也是一个全球性论坛，在这个构架内，谋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各种努力，最终还是可能以最好的方式进行。这些努力不仅需要所有有关各方的参加，而且还需要它们有积极求成的决心。所涉的问题都是众所周知的，其中包括：中东地区所有国家在受到承认的安全疆界内，在不受武力威胁或武力攻击的情况下和平生存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利；以及从各被占领领土撤出等问题。在这方面，耶路撒冷问题仍然是主要的。为了世界和平和为了中东人民，我们迫切需要采取每一个可能的步骤，鼓励人们参加谈判解决这个主要而棘手的中东问题。

国际社会深为关切的一个问题是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冲突的持续。两伊战争除了造成很大的人民痛苦和物质损失以外，它并且对世界上这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带来了难以预料会有什么深远后果的危险。为了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战争必须停止，并且尽快达成协议的解决办法。解决办法要符合正义和国际法的原则。并适当尊重双方的合法权利。

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个争端，我向伊朗和伊拉克表示愿意为它们进行斡旋，并且任命了前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先生为我的特别代表。伊斯兰会议和不结盟国家运动也都表示了同样的关切，并且都向该地区派出特派团。它们的努力都已随时通知我。

现在愈来愈清楚地看出，引起冲突的问题非常复杂，不容易达成解决。我的特别代表讨论过一个全面解决办法，涉及停火和撤军以及和平解决争执问题的适当程序。在这方面，他还讨论过能使陷在冲突地区无法行动的各国商船离开该地区的可能措施。虽然关于通盘问题尚未达成协议，但双方对我的特别代表不断给予支持，起到鼓励我们继续努力的作用。

作为安全理事会交给我的斡旋任务之一，我今年继续进行了使塞浦路斯问题达成一项公正持久解决办法的努力。在这同时，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继续执行其维持塞岛安宁的基本任务。政治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此处不需再进一步说明。不过，我强烈地觉得问题已经拖的太久，早该解决了。在目前看来，两族间的会谈仍然似乎是对这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协商出一个解决办法的最好方式。过去几星期来，会谈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提出了涉及领土和制宪两个方面的各种综合提案。这个事态发展已使人再度兴起希望，也许现在谈判可以进入一个更为建设性的阶段。为了利用这个情况，我同我的特别代表也许会有必要作出特别的努力，在适当时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以便保持谈判的动力。我希望我这一边所作的任何这类倡议都会获得接受，本着提案的同样精神，把它们当作谈判过程的工具，以促进达成协议的解决办法方面的进展。值得重复一遍，这件工作的持续迟延只会使现状更为根深蒂固，这是双方都不满意的情况。

过去一年在整个世界大家庭内引起极大紧张和焦虑的阿富汗危机是另外一种有点不同的挑战。大会已经表示了它对有关原则和所需行动的意见。已经作出了许多努力，为有关各方的谈判提供了便利，以期达成一个公平的政治解决办法，确保阿富汗人民能在没有外国参预和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决定自己的前途。为此目的，我已指派了一名私人代表，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曾两度前往该地区访问，并且还将继续就所有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性采取后继行动。

东南亚局势仍然是一件令人严重关切的事。这个受尽摧残的区域尚未得到和平与稳定，局势仍旧危险，特别是对于柬埔寨问题。

经过广泛协商，大会第35/6号决议要求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已于1981年7月13日至17日在纽约举行。我也继续努力，进行了斡旋，并且随时获悉该区域各国之间及其他国家之间所举行的协商情况。遗憾的是，这许多不同级次的努力迄今还不能缩短有关各方和国家的立场之间的差距，而在对这个复杂问题达成一个公正持久解决办法方面仍待取得真正的进展。所有各有关方面必须紧急努力来达成这样的一个解决办法，充分尊重宪章的原则和大会的决定，以便解决这一个继续不让柬埔寨人民，事实上也是不让该整个区域的人民得到和平和繁荣的严重局势。对此，我要满意地指出联合国系统援助柬埔寨人民的方案已成功地防止了人们害怕的饥馑和破坏最坏情况的发生，尽管前路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定和问题。不过，显然只有对基本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达成一个全面解决办法才有可能对这个人道主义问题找到一个根本解决办法。

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继续僵持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以及对整个南部非洲的和平、安全与发展都是极为有害的。事实上这种僵持现在甚至在更大范围上影响到国际关系。南非最近大规模侵入安哥拉造成严重的伤亡和破坏，这个事件悲剧性地突出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紧急性，联合国对此领土负有独特的责任。

由于我希望打破这一个令人遗憾地拖了太久的僵局，所以我采取了一系列主动作法，结果在今年一月于日内瓦举行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南非说它尚不准备签署一项停火协定和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使人们错过了一次很大的机会。其结果是，流血和暴力继续不止，失望和愤懑大增，而将来则不可期。尽管后来也进行了各种双边的努力，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正如我一再说明的，435(1978)号决议必须继续作为达成纳米比亚独立的依据。我无法用更大的力量强调必须打破目前的僵局，向前推进。在最近刚结束的大会第八届紧急特别会议上所进行的辩论已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这件事感到普遍深度关切。我们必须重新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才能不再迟延地着手进行第435(1978)号决议所设想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是已经经过彻底的讨论并且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的。

非洲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持久存在的问题，这种政策已造成了很多怨恨和冲突。多年来我们已看到了这种政策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一种否定绝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权的立法网把不同的种族隔离开来。这种立法网把许许多多的人赶出了自己的家园，并违背其他许多人的选择意愿，迫使他们居住在所谓的本土内。我们必须使所有南非人民能够平等地参与导引自己国家命运的工作。要不然暴力行动一定会持续下去。此外，南非政府继续执行现行的种族政策只能使它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更形紧张。

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各方愈来愈不能忍耐，因而愈来愈迫切地要求采取更多的步骤消除种族隔离。因此，大会最近在巴黎召开了国际制裁南非会议。

另一个必须早日找出解决办法的迫切问题是西撒哈拉问题。当地的局势仍然相当紧张，必须按照《宪章》的原则尽力解决这种局势。在这方面，大会已表明了它的立场，并已再度肯定了该领土人民自决的权利。

这是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最注意的事项。在这方面，我要向非洲的领袖们致敬，由于他们尽心尽力，使得非统组织在其主席肯尼亚莫伊总统的领导下，最近就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方法达成了协议。我最近有机会在巴黎同莫伊总统见面会谈，并讨论了在执行非统组织关于安排和举行领土境内公民投票及维持停火等事宜的决定方面所设想到的联合国的作用。我期待在非统组织主席九月底前访问联合国总部时，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联合国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安排当中的作用方面，我一定会要求联合国一些合适的机构作出必要的决定。

在拉丁美洲，政治和经济模式正在得到调整，以满足传统价值正处于演变和变化过程各社会的期望。新的环境和改变了的做法，引起了对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不同看法。在中美洲，这些变革已经造成了激烈变动的局势，相当令人焦虑和关切。这种局势由于本身不断的相互指控外国干涉而更趋复杂。我始终认为，这些问题需要在充分顾及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特性和主权的情况下达成政治解决。还需要增进国际合作，以改善中美地区现有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因为归根到底，这些条件乃是当前政治动乱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我欢迎加拿大、墨西哥、美国和委内瑞拉在巴哈马宣布的、帮助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进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共同努力。

看到拉丁美洲国家继续遵循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的国际争端的传统，这是令人鼓舞的。对阿根廷和智利之间关于比格尔海峡的争端，我在其他一些场合已经表示了我的关注。这些国家曾经寻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陛下的调停、教皇的不断努力防止了发生一场军事对抗的危险。本着遵守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同一精神，厄瓜多尔和秘鲁两国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摩擦以后，决定进行谈判。两国政府由于态度积极，所以才能阻止敌对行动的升级。我希望，中美地区已经不幸发生的其他双边冲突，也能以同样的方法加以解决。

五

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再次把世界大家庭的注意力集中于当代的中心问题之一——军备竞赛及其极为不祥地扩展到核武器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军备竞赛几乎实际上一直没有得到制止。

所谓的军备竞赛问题，实际上是包括许多问题的一个综合体。长期以来，为世界性增强军备火上加油的最大因素一直是东西两方之间的敌意。经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以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又要经历一段紧张的时期，而且有明确的迹象显示它们的军备又要重新激烈地螺旋形上升。

这种事态发展对整个人类的未来具有明显的危险，足以说明世界大家庭有理由表示更多的关切。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有许多迹象表明军备竞赛尽管违反根本上的理性，而且具有种种随之而来的风险，但是仍然在向全世界蔓延。虽然两大集团仍然占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军事费用，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其他国家的防务开支，照实际价格计算也都增长了几近一倍，而且上升的趋势还在继续。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可以举出正当的安全需要来说明它们有理由参与加速增强军备。然而，这样造成的紧张局势，不但本身就是危险的，而且还可以触发各种不稳定的趋势，如果大国卷进去竞争，就有升级的危险。此外，军备竞赛往往还会比以往更加迅速地耗尽发展急需的资源。

核武器的存在，从其在历史上一出现，就给世界性灾难的可能发生增添了新的可怕的程度。虽然有关国家的政府正当地表示了它们极不愿意使用这种武器，但是在大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既然有这种武器的存在就构成了对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空前威胁。在国际事务中，混乱、对抗和感情用事，是不可能精确地预见得到的，不可能预先防止或控制的，而且核战争是迅速的，是结束一切的，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目前最强大的国家间的核军备竞赛是威胁人类最大的潜在危险，那么，更多的核国家之间的类似竞赛，一定会不可估量地增大那种危险，增大实际使用核武器的危险。

许多年来，国际社会的一个主要目标，一直是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同时防止或阻止其在军事上的应用。在这方面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是《扩散核武器条约》，115个国家参加了这项条约。如能促进该项条约的普遍性，如能促进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普遍承认方面都获得进展，将大有助于减轻我们的忧虑，我们担心的核技术和核材料可能为潜在的军事能力打开大门而不可收拾。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紧急考虑确保先进的技术手段不被用来绕避保障制度的办法。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态发展是，各方面日益考虑到无核武器区的问题，《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早已提供了一个这种成功的范例。无核武器区除了是项不扩散核武器的重大措施外，还将是朝向区域核裁军的重要步骤。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在核查是否遵行对这些协定所承担的各项义务方面，是十分重要的部分。这项保障制度必须尽可能使各方相信这项协议是充分执行的，因而这项保障制度是协定是否有效的根本问题。各种国际合作计划，诸如联合储存经过辐照的燃料或已经分离的钚，都在考虑之中借以加强保障制度，并以体制安排来补充这一制度，以增进国际的信任。供应国和潜在的受援国之间必须就提供核材料、设备和专门技能的条件达成协议，这不仅会有助于不扩散，而且有助于建立一个可靠的供应市场。

最近的事件说明了下列规定是何等重要：各国都应遵守有效的不扩散的保障制度，不管是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还是通过无核武器区，还是双方的全部核努力都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如果任何国家关心这项制度对某一可疑事件不可能对任何有关国家及时提出警告，那么就应该利用这项制度本身具有的国际程序来确定这一事件中的各种因素。

最近就袭击伊拉克的核反应堆所进行的辩论，提出了许多当时无法充分回答的问题。

在对与其说影响未来不如说是否会有未来这个问题具有直接关系的事项上，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有最好的和最权威的专家意见。因此，我认为，应该恢复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活动。科学咨询委员会在开展和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活动和会议方面，对联合国的服务是卓有成效的。由十分杰出的、受人尊敬的科学家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对于以往的那些工作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权威性的指导。如果在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商之后在同样的层面上重建这一委员会，那么，我认为，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方面，它可能发挥新的和高度建设性的作用。

过去我一直提请各方注意军备竞赛是同各国要确保它们的安全免遭它们所认为的具体的外部危险的这种愿望有紧密关系的。朝向一个真正没有武器的世界的实际进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必须有赖于建立各国间的信任，消除至少一部分不信任和敌意的根据。

因此，我希望，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会恢复，并向前推进，成功地结束。我还希望，美国和苏联两国外长间即将举行的会晤，将构成努力恢复对话和建设性的谈判的一个新的开端。最近在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召开最高级会晤的建议，即是这种继续努力保持对话和交流的自然延伸，值得予以仔细考虑。

保持对话是为了消除煽动当前世界范围军备竞赛的各国之间产生猜疑和敌意根源所做努力的一个基本内容。必须认识到，寻求绝对安全事实上可能孕育着更大的不安全。历史证明有时军备竞赛能够脱离最初引起竞赛的政治起因而取得独自发展的势头，并无情地导致灾难。

国际社会的责任是力图在每一个有可能的突破点上，打破从猜疑和敌对导致增加军备又从增加军备导致更进一步猜疑和敌对这种致命的循环。同时，在我看来，国际社会在各级，包括在最高一级，协调一致继续努力，直接对付各种军备竞赛造成的威胁，是合乎需要的。

1978年，大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为在裁军方面取得持续而有意义的进展打下了基础。不幸的是，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所包含的希望至今尚未实现。目前正在为订于1982年春季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进行筹备。该届会议将提供一个适当的机会，协调一致地继续努力，直接对付军备竞赛所造成的可怕威胁。

六、

在核时代里，裁军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一个相互依存和技术变革的时代里，经济和社会秩序是一个是否能象样地、自尊地生存下去的问题。

尽管试图调整各国的政策和加强国际合作，世界经济仍然遇到非常严重的困难，要想取得持久的成果，还需进行远为巨大的努力。经济绩效仍然普遍处于低水平，对所有各个地区的国家都有影响。工业产量实际上停滞不前，国际贸易扩展的步伐已经减慢。收支不平衡的情况在急剧增加，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状况正在恶化，同时，通货膨胀率最近尽管有所降低，但是仍然高得难以接受。

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加速其经济增长和恢复其支付地位的努力起着不利的影响。1980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按人口平均收入实际上下降，1981年也还不能排除又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比以往都认识到需要发展，需要安排好世界经济秩序时，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1990年全球处于绝对贫困的人数很可能超过8亿。

这种停滞或日益贫困的现象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它包含着普遍紧张和动乱的祸种，归根到底，对世界和平与安定都是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目睹国际合作的努力实际上在削弱，多边合作的办法遭到侵蚀，实在令人深为不安。现在有一种采取单方面措施将调整经济的重担转移到贸易伙伴身上或转嫁给世界其他部分地区的日渐加强的趋势。还有另外一种采取报复措

施的危险，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到头来所有国家都发现自己的日子比以前不好过，如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过的情况一样。

工业大国发现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币值不断变化和普遍丧失经济动力的时候，要调拨资源来满足经济和社会的迫切需要，越来越感困难。由于各种经济利益集团竞相争占现有资源，因此也难以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行动。同时，军事开支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资源，结果并未加强国际安全。今年，当对国际稳定局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基本贡献的发展援助停顿不前时，而拨给军备开支的款项竟达5,000亿美元。这笔数字中只需5%就足以达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规定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指标。

在国际一级，要做出及时而必要的决定也很困难。尽管第十一届大会特别会议是本着建设性精神进行的，但是会议表明进展仍然太小、太慢。除了官方多边资助支付平衡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之外，国际对话最近数月来并没有产生必要的动力来推动执行大会通过的国际发展战略。相反，单方面采取的措施增加了不稳定性，并且助长了妨碍战略取得成功的因素。

特别是，在实现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方面起极端重要作用的国际组织所急需的无偿资源分配额却奇缺不足。例如，最近停止了国际开发协会的一些工作项目，就使低收入的发展中国际失去了无法弥补的投资资源。与此同时，严重的资源紧张状况正威胁着开发计划署设想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支助。不幸的是，这一情况正好发生在多数已有多多年经验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有着提供发展援助的极为精湛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时候。

国际社会在扭转当前的逆流方面有着迫切的共同利益。加强在粮食、能源、原料、财政和贸易等主要领域内的国际支助，将大大有助于改变目前的经济形势，以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当前有迫切需要使所有的国家集团都一起以整体化和前后一致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感到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各会员国尚未能达成协议使全球谈判得以开始，虽然早在1979年大会就通过了谈判的原则。我诚恳地希望，必要的政治决定不久就能够解决在各地区顽固地存在着的疑虑或不信任以及那些实质性的分歧。

同时，南北双方一些国家或政府首脑即将在坎昆举行的会议可能重新提供政治动力，互相交换意见，以便有助于影响到全体会员国继而开始采取的协调行动。

在联合国内，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上个月就《内罗毕行动纲领》达成了协议，促进开发和利用某些选定的代用能源。会议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明各国面临的能源形势的复杂程度，但是《行动纲领》却是一个有形的成就，为在一项重要的领域内，包括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有极端重要意义的某些能源这一领域内，进行建设性的合作打下了基础。《行动纲领》本身不是什么万灵药，它只是个开端。能否有效地执行这一纲领还取决于各国政府继续承担的义务和联合国系统的支助。最终还需要更为开阔的视野，包括到时候对迄今尚未讨论过的某些能源领域和类型采取实事求是的看法。

本月早些时候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提醒大家注意那些生活水平已经低得不能再低的国家的困境，如果再不迅速采取国际行动，这些国家的境况将会更加恶化。会议强调有必要在促进发展的通盘努力的范围以内，为这些国家采取特别措施，包括提供减让性援助在内。

这些会议提供了机会，在最高一级并从不同的角度处理世界上最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克服迄今阻止我们进展的障碍。在我们这个时代，国际经济问题同维护和平与稳定是分不开的，并且影响到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涉及的范围，要求最高超的政治家风度和政治领导才能，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是找到了实现稳定繁荣的前景和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过上美满生活的锁匙。只有采取大胆的新方针，拥有非常需要的资源，才能挽救目前走向分崩离析、力量分散和各行其是的趋势，这种趋势到头来会造成软弱的政策、缺乏信心和失望。

七、

《宪章》第五十五条说，要“造成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的安定及福利条件……”。事实上，联合国已设法按此方向迈进，其进展比创始各国所预见的还远得多。人们竭力想圆满解决影响全体人类几十亿人民的种种问题足以证明人道主义精神和责任感确实日益增高。

大会宣布1981年为国际残废者年，以“充分参与和平等”为主题。大会的呼吁所引起的反应，规模远较预期为大。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已经成立了全国委员会，以协调支援残废者的活动；一般群众热烈响应，尤其是残废者自己。在国际上，国际残废者年秘书处已举办了一系列讨论会和研究会，已拟订长期行动计划，来处理这一全球性问题。我希望，国际残废者年所激起的冲力会借助于合乎情况需要的大规模实际措施而持续下去。

在1982年，年长与老年人问题将召开一个世界大会加以审查。

有时候，国际关心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当代特别的人道悲剧上。今年4月，联合国在非统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密切合作下，主持召开了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会议突出地指出，非洲目前有五百万难民，占了全世界难民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么沉重的负担竟落在世界上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肩上，是这些庇护国家的资源远远无法承受的；但是它们基于传统的好客精神仍尽力照顾不幸的客人。九十九个政府参加这次会议，许多非政府组织也派了代表出席。会议在提醒大家注意非洲难民的困境、在动员提供实际支援和协助庇护国家承受负担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总认捐额达5.6亿美元。国际及时的巨大反应确实是对绝望的呼救一个充满希望的回答。

在柬埔寨和泰国，由于柬埔寨境内的事态发展，有关国际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联合国的协调下，继续提供人道援助。迄今为止，在柬埔寨维持难民生命的基本目标已经达到，但是1981年后半期的情况，要看目前季风的结果，最多仍只能说无法预料。

儿童基金会、粮食计划署、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若干自愿机构的协助下，对现在集居于柬埔寨与泰国边界帐篷中的约二十万柬埔寨人分发基本需要的粮食。那个地区根本没有通常所谓的安全；好几个政治集团彼此激烈对抗，死伤事件是不断发生的。柬埔寨问题已经成为国际问题；除非对这个问题有了政治性解决办法，否则难民情况很难会令人满意地获得解决。难民专员办事处处理收容中心里的难民，已有所进展；重新安置的工作正在稳定进行，并且已经开始采取办法，可能会使收容中心里的相当大部分其他柬埔寨人自愿遣返。约有十万受到柬埔寨难民涌入影响的泰国村民正在接受粮食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救助。

两百万阿富汗难民涌入巴基斯坦和伊朗，构成另一个极端严重的难民问题。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正在尽一切努力，协助减轻这些难民的苦难。

在我去年的年度报告里，我曾提到时常会在人道主义紧急事务中发生的安全问题。不幸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安全问题不但有时候影响救济和人道主义工作的效率，而且还危及参与工作的国际人员和当地人员的生命安全。

八、

在现代世界里，人权同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相互关系是日趋明显了。《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是相互依存、相互加强的。越来越清楚，和平与发展是完全实现人权的必要条件。同时，如果缺乏对人权的尊重，和平与发展就会失去其大部分意义。因此，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努力提高和保护公民与政治权利，以及努力提高和保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都应该列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是绝对必要的。联合国各方面的种种活动，都可以被认为是提高和保护人权的努力的组成部分。几百万人受困于贫穷、疾病、并且最基本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毕竟是今日世界上人权受到大规模侵害的最重要现象之一。

联合国义不容辞地应该设法处理那些故意施加于人类的种种侵害人权现象，例

如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治暗杀、酷刑、任意逮捕和羁押、强迫或非自愿的失踪、奴隶制度和类似奴隶制的习例等等。诸如此类涉及广大人民的严重侵害人权现象，不论在什么环境中发生，不论在什么时候发生，都是不能容忍、不能宽恕的。如果联合国竟不能够有效地纠正这些侵害人权现象，那么将是它的重大失职。

由于这些原因，我所以非常高兴看到人权委员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都在审议以什么办法可以紧急地起而处理严重侵害人权的情况。到现在为止，已经采取了许多种行动，例如公开辩论、同有关国家的政府接触、任命特别报告员、特使或特别代表、指派专家工作组、提出呼吁等，去处理其中某些情况。并且也在考虑采用一些公开的步骤，去处理若干其他情况。我希望种种这类努力会继续下去并获得加强。

我个人一直同人权委员会合作，努力处理人权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并且曾无数次按照人权委员会的要求，同各国政府接触。只要我认为我的努力对受害人会有所帮助，我也总是为了人道主义理由而进行斡旋。

关于订立准则的问题，现在正在进行好几方面的工作，例如关于禁止酷刑、儿童权利、少数人权利、移民工人权利、非公民权利、以及保护囚犯和被羁押人和保护宗教自由等的准则。我欢迎在力求通过《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一切形式不容异己现象和歧视宣言》的努力中，已经有所进展。

九

今年三月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十期会议开幕时，会议主席汉密尔顿·谢利·阿梅拉辛格已经去世，本公约草案的庞大谈判过程一直是他主持的。

尽管过去七年来会议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1981年结束会议工作的希望并未实现。我深感遗憾地在第十期会议开幕时承认了这个事实。

但是，第十期后期会议确实对某些前此存在重大困难的问题找到了较能为大家接受的解决办法。这包括划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邻海界限的新方式，以及决定了未来的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所在地。此外，会议决定使公约草案案文取得正式地位，并议定了通过公约的时间表。

我无需再来强调，这个会议的结果将大大影响到各国政府对联合国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寻求以多边谈判方式解决全球问题的工具的看法。我也不认为还有必要重申，再也没有比制定一个大家接受的，将一切海洋空间事务视为整体来处理的公约更好的办法了。会议已同意于1982年春季举行会议作出决定，并安排于明年初秋在加拉加斯签定《最后文件》。在这方面，我吁请有关国家政府全力以赴作出最后的努力，调停尚存的分歧，包括新近出现的分歧。

十

在编制1982—1983两年期方案概算时，尽管认识到世界性经济和财政紧缩的气候，我最关切的还是尽可能有效地保持会员国核可的各项方案的水平，早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我已重申一贯坚持严格节制预算的政策。由于在这个政策下持续不断地努力减低预算增长，才使预算实现零度实际增长。我要在此强调的是，这项政策基本上是通过重新部署工作人员资源的方式完成的，绝对不会削弱，削减或剥夺支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案。

我在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报告中曾提到，使本组织的实质性活动合理化，以确保其方向、内容和执行都及时而且切合会员国的优先需要，是很重要的。我可以这样说，目前这种合理化已取得了若干进展，目的是查明那些对国际社会集体和个别会员国都不大可能发生效益的活动，以便集中力量去实施那些能够发生效益的活动。这种寻求更大的切实性和有效性的努力，应通过对联合国各方案设定明确的优先次序、以新方法编制1984—1989年中期计划、进一步发展方案评价程序等方式进行。

本组织这几年已有一套设定方案优先次序的制度，但一直受到许多技术性困难的牵制。现在已提议重新拟定这些程序，今后几年将逐步采用设定优先次序的新制度。其目的是确保优先次序高的方案能得到大会新拨款项或从优先次序低的方案调拨资源而获得适当的资源。这套设定优先次序的新制度将适用于列入经常预算的一切活动，但不包括依照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而进行的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活动。

考虑到本组织规模庞大、事务复杂，因而不得不将许多财务活动的事权分散。近年来，各会员国已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种事权分散决不应削弱中央财务和方案编制的作用。针对这样的关切，现在正对本组织的方案规划和财务政策作进一步的审查。目前特别注意的是经常预算的管理和控制，本组织现金资源的管理，以及预算外资源的接受和管理。

十一、

确保国际公务员制度的存在和活力是一件复杂的长期任务。在维护《宪章》对独立的国际公务员制度这一概念所揭示的原则和目的时遇到种种困难，这是各会员国、行政当局、工作人员，从他们的不同观点出发，理应关切的问题。我相信现在所有各方面比以前都更了解到一个国际秘书处每天处理事务的复杂性；国际秘书处必须在不同于任何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情况下执行任务，而且今天和本组织早期的情况也不一样。

国际秘书处既是这样复杂，产生一些压力和紧张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要这项制度发挥作用，必须对这种紧张抱容忍的态度。对有关的所有方面，这是一种挑战，无论它们各自的利益是什么。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明显的事实，但我们必须如《宪章》所规定的，不断地设法提高国际公务员的效率、才干和忠诚，确保尊重国际公务员的责任具有完完全全的国际性。

我们在遇到国际秘书处的这种困难以及在设法应付这种困难时，不断受到若干方面的责难。有些方面确有理由要坚持必须严格遵守《宪章》有关国际公务员制度的条文和精神。有些本组织的政府间立法机构不时提出改革或改进这项制度的建议，其中包括关于公平地域分配、秘书处各单位更均衡的国籍分配、男女机会均等、改革我们人事政策的各个方面等等问题的具体指示。同时也经常有人表达出日日处理本组织经常事务的忠诚的国际公务员所持有的非常重要的观点。

关于各政府间机构的各项指示，我们正努力设法尽可能实行所需的改进和改革。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改进和改革的步伐不很可能按理想那样迅速地或全面地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考虑到在行政的某些领域，由于必要，秘书长一定继续要有适当的处理权和责任，以便按照《宪章》履行他的任务。

以秘书处的成员来说，上述压力和紧张所造成的后果是一般工作人员有时候会感到失望。我们所经历的不能避免的程序是面对新的国际环境而作出调整。许多工作人员会怀疑是否环境有时候会强迫他们违背《宪章》所订的原则。我充分理解这种焦虑。以我个人来说，我决心要做到《宪章》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受到尊

重。但是我们还不得不考虑到现实情形。各成员国愈来愈关注各国际组织高度的费用问题。这些费用最大部分是工作人员的费用。再者，承担大部分这些费用的国家期望它们所承担的经费份额能适当地反映在秘书处的人员组成上。显然，这种想法有时候会影响工作人员事业发展的机会，也会影响人员征聘政策，因此是国际工作人员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顾到尽量在广泛地理基础上征聘工作人员的重要性。在这些情况下，虽然认识到成员国所关心的问题，也必须保持国际公务员的利益。

国际公务员的安全，是工作人员越来越关切的事，也应该是所有会员国都认真关切的事。秘书处有理由关切的一点是，在《宪章》和有关公约下所作的国际公务员制度不容侵犯的承诺，目前并没有得到充分履行。我强烈促请所有各国政府保持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的这些承诺，如果有问题发生，则同秘书长和管理当局充分坦率地加以讨论。

国际公务员制度是否健全和是否有成效，主要取决于其工作人员的素质。这就是为什么我和联合国各机构和计划署的行政首脑一直都在尽力确保征聘符合《宪章》所定标准的男女工作人员。目前，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在经历一种所谓代危机。经过三十多年后，那些在联合国秘书处成立之初即加入秘书处工作的人，要不是已离开，就是快要离开。这些忠诚的男女工作人员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们今日所知的这个国际公务员制度的根基。他们的忠诚工作精神，现在正传给新的一代工作人员，这新的一代定然会对发展这一国际制度作出他们的贡献，这一国际制度的成功对将来有很大影响。

十二

联合国的效率和发展，需要得到公众支持和了解，所以秘书长对新闻问题终年——常常是每日——都感到关切。自然，理想的是，一个象联合国这样的日益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试验性的政治系统，应该不断接受评论和批评。同时，因为联合国是属于世界全体人民的，这种评论和批评应该来自尽可能广泛、不同的人民。

有许多对联合国工作的批评，其出发点和内容使我特别感到关切。我们这一世纪的经验，清清楚楚地显示出一点，就是必须毫不迟延地发展一个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的世界组织，使我们不但能够处理有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使人类活动的许多其它方面做到井井有条；由于技术革命，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现在是彼此密切地、根本地缠结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我

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单一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发展各种机构来管理和指导这个世界。从这一前提出发的批评不管它有时是多么严厉，都是受欢迎的，建设性的，虽然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必须认识，联合国不是一个超国家政府，而只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另一种批评从这样的假设出发：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都是不必要的、不合需要的、不切实际的；我认为这种批评是短视的，对将来甚至是危险的。

我不能说，在向全世界公众解释联合国的性质、问题和基本必要性方面，我们已做得非常成功。人们常常似乎这样想：联合国与他们无实际关系，或者，联合国甚至威胁到他们本身的利益。我们现在脱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很久，越来越多的人似乎不知道，毁灭性的暴风雨可以突然地使太平时候比较宁静的天空一片漆黑。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许多人对于核武器及其稳定的、奇异的发展所牵涉到的种种问题，似乎都处之泰然。人们亲眼看到冷静的、几乎学术性的公平讨论庞大的新的尖端武器的增长和可能使用，好象整个毁灭系统绝对安全，因为它只是为了威慑，所以实际上永不会被使用。历史上很少有一种武器发明后，永远留在贮藏室的例子。

必须不断提醒人们注意一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受到普遍喝采的那些和平工具，如果都能被适当运用和获得适当发展，人们是可以找到另一个途径来代替这一可怕事物的。当然，这个途径，特别是在早期阶段，需要很大的勇气、远见和自信，不过，在《宪章》里已有这方面的蓝图。

我们当代的经济和社会挑战，虽然方式不同，但几乎也是同样的令人非相信不可。我们也是有一种选择：接受目前的不确定、不公平情况，让一大部分人贫困、痛苦，对世界稳定构成威胁；或者，坚持设计出一个较好的制度——我们知道这个制度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在此，第二个途径也是需要勇气、远见和种种的努力工作，还必须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得到公众支持。但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对这种选择，能认真怀疑吗？

我们必须以这些基本选择为范围，尽力争取公众对这个非常复杂的联合国的支持和了解。这样，人们对于联合国日常的工作，其困难和缺点以及它的成就，才能有比较切合实际的想法。对于一个象联合国那样复杂、多方面的组织，期望每个人对它的一切工作都表赞同和感到热心，是不切实际的。但应该有可能让大家日益了解它在世界的地位以及它的基本宗旨。

今天，同以往不同，通讯和宣传工具已成为政治生活和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学习使用新的方法，但不是为了要改变观点有点不同的公众的意见，而为了要使公众得到一个确实有资料根据的基础来判断自己的真正利益，并根据这些利益行事。不管怎样，这些利益现在同世界其他所有人民的利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非常希望各会员国都尽力帮助我们秘书处，使人们对联合国有更好的认识，这不仅要通过它们的参加大会或新闻委员会，还要在它们本国的日常政治生活中作出努力。

十三

在本报告的开端，我对过去一年做了相当暗淡的评价。但我不认为我们有任何基本的理由感到绝望。我们有许多庞大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但我们也有许多宝贵的资产和宝贵的机会，不过我们必须愿意一起工作，利用这些资产和机会。

我强烈认为，对我们的许多问题，如果采取一种比较积极的处理办法，是很有助于克服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僵局或无法克服的障碍。这种积极的处理办法，基本上必须以对将来的希望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对过去的不满为出发点。

近几十年来重大的历史变革引起国家与国家间的严重利益冲突，那是很自然的事，这种冲突有时还因对过去的看法不同，对将来的观点有异，而更形复杂。这些冲突是免不了的，它们往往是由于现代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动力的内在因素而产

生的。在早些时期，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几乎一定会导致敌视，甚至战争。这种危险今天仍完全存在，事实上，对抗的危险比过去大得多，根本无法计量，因为人们发展了更尖端的毁灭工具。今天唯一不同的情况是，我们有了联合国这个工具来合理地处理这些紧张关系。但是这个工具是好是坏，完全要看我们如何建造它。如果我们适当地利用它，它可以使我们能够用文明的、和平的方式审议各种严重的问题，而不致于诉诸仇视对抗和暴力，避免了这些对抗和暴力必然带来的种种骇人听闻的危险。

说各国政府在一切情况下都懂得充分利用联合国作为一个由国际社会随时使用的工具来帮助解决——或至少控制——国际社会的一些处于处理的问题，那是空谈。要这样做，就必须坚定地运用政治意志，对所牵涉的问题采取一种积极的处理方法。这在我们当代的重大经济和社会挑战方面来说，尤其如此，特别是在现在称为南—北问题的一系列问题方面。

对于我们现在面对的那些重大政治问题，如果采取一种新的态度和一种比较积极的处理办法，也许还有获得一些意外的益处。问题尽管困难，但可以逐步寻求充分照顾到所有有关方面的利益和愿望的解决办法。举例来说，我们知道，中东问题之所以各方面弄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复杂，那都是因为过去事件和对这些事件念念不忘所造成的。可是，如果从将来着眼，这个地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将来会是世界上一个非常有前途、得天独厚的部分。同样的，如果能够打破目前的僵局，让怨恨和暴力消灭，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是可以促进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关系的彻底改善，南部非洲也是一个前途无限、潜力雄厚的地区。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本报告所提到的其他问题领域。

我大概不需要再补充一点，那就是，对于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能采取一种积极的处理办法，也许对大家都有最大的裨益。

我知道，建议采取这种态度比实际采取这种态度容易，而且几乎所有各国政府在选择最迅速和最合理的解决方法上，都有困难，往往还是最严重的困难。但我愈来愈注意到的是，一个问题持续下去，从长远来看，任何当事方能得到的利益非常少，但所造成的损失则非常大，这种损失不仅是直接有关各方的损失，往往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损失。

联合国的一个最大优点是，接受它作为一个中间人的帮助和服务，不会使各有关方面丢脸，因为联合国是属于其全体会员国的。我强烈要求更多地和更按照《宪章》所定方针地利用它的各种便利来解决我们当代的种种持久不断的重大问题。

任何在联合国工作的人都知道，要建立一个较公正的、较有组织的和较和平的世界，是没有什么捷径的。不过我相信，《宪章》36年前所定的方针，今天仍然是建立一个主权国家世界——这是我们当代的现实——的最好途径。事实上，其他的可能途径是不值得予以认真考虑的。在许多方面，我们沿着这一方针走的路程，比我们特别是在焦虑或受到挫折的时候所想象的还要远。

我希望明年我们会看到，并且参与进一步的前进步骤，以解决特定问题和实现建立一个较和平和较公正的世界社会这一总目标。我还希望明年是在国际舞台上做出努力和取得成效的一年，而且在今后的几个月里，人们能建设性地利用联合国来促进和平和解决问题。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具有最高度的理解力和政治家风度。同时还需要了解，整个人类必须找出能力和意志来处理它的种种困难，人类要继续生存，除此以外确实别无途径。

1981年9月12日

秘 书 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